

净重

◎阿祥

老伴不知从哪儿找出了一台平板电子秤。我正从卫生间洗了澡出来,就站上去称了一下,大吃一惊:天呀,怎么重了这么多?

看着我有点失态的面孔,正在做晚饭的老伴赶忙说:“那秤没调准,要减去10斤才是正常体重。”

“哦,原来这样啊,吓得我心惊肉跳的。”我边抚胸口边欢喜着说:“咦,减去10斤,那这么看来,我是又瘦了啊!比上次体检时少了4斤啦。”

淡定的老伴适时地兜头泼了一瓢冷水:“不能这样比呀,和你上次称的时候情况能一样?那可是穿着衣服呢,现在你这是净重。”

哈哈,不错不错,褪去包装,老夫净重几何耶?

井底世界

◎毛松南

乡下老家的天井里有口水井,自从装上了自来水,井水就被嫌弃了,只被用来浇浇菜地、冲冲天井。井盖不严,皂角、香橼、榆树叶趁机潜入,还有小蛤蟆偷摸着蹦入、跌入。

想打点水去浇浇菜,发现一只小蛤蟆趴在水桶边沿不敢动弹,它已无力自己逃跑,只有听候别人发落了。我轻轻托起它放到地上,让它远离水井,自由自在地走向更大的天地。在我转身的时候,一眨眼不见了它的踪影,看来它是迫不及待地寻找同伴去了。当我拎第二桶水时,忽然发现,小蛤蟆并未走远,还潜伏在井圈旁的树叶堆里,两只眼睛贼亮,防范着陌生的我、审视着全新的世界。难道它在守候家人,不忍离开?

我又何尝不是井底之蛙,总觉得长期在乡镇工作、孩子又在乡下读书,那时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,哪有资格买房,想法都不敢有。只是现实击碎了我的梦想,很多早期以低价买了房子的人,后来实现了新的资金积累,又购置了南片学区房,资产积累已经远远把我甩在后面。每每想到此总会刺痛我的神经末梢。我后来因为刚需,只能商贷十五年期买房,眼睁睁被提走高额利息。当然,也不能简单定义为目光短浅,经济基础决定思维方式,个性化差异左右发展方向啊。现在我的商品房还算经济实惠、性价比;站在楼顶也能看清老家,辨认出老家人,别人再怎么怂恿我买更好的房,我不为所动。这般年纪,没理由高筑债台……

我一不留神,小蛤蟆纵身跃入井里,不一刻便见它出现,蜷曲四腿攀附着井圈。刚才把它从井底救出不知是对还是错,难道井底的世界也美妙,给我们眼里的自由和荣华富贵都不要?就像我们众多的农人,一直扎根乡村,从没离开。家里空气清新、氧含量高;透过繁枝茂叶,红红的太阳映得心底里敞亮透明,电视上、集会时、百姓大舞台下全是好风景。我们的心思其实也很简单。

还有半年时间,吴大姐就要退休了。

吴大姐年长我两个多月,但总觉得她比我世事洞明、豁达沉稳。我都这把年纪了,还时常任性冲动,在自己营造的情绪里如陷深渊或如攀高峰,情绪退潮后,俨如沙滩上翻着白眼的鱼。

吴大姐曾经悄悄告诉我:“我退休后每月有接近3000元的社保金,我知足了,够用了,看来养老是没啥问题了。”我起身说道:“没问题,完全没问题。”

吴大姐是我们单位的保洁,劳务工性质,她来单位已干了6年,上上下下都满意,我感觉她几乎是对清洁有强迫症了,地板上一点污渍、扶手上一个斑点、门框上一处积灰甚至盆栽上一片枯叶,吴大姐都要及时处理。

单位食堂有早餐中餐供应,起初,吴大姐没去吃,自己从家里带来保温杯的盒饭,午饭时一个人去卫生间旁边的小屋吃。后来,一个领导主动对她说:“你可以来食堂吃饭啊。”我也趁机说:“吴大姐,你不来食堂吃饭,是没把我们当作一家人啊,这样不好。”我还狗尾续貂:“大姐你不来食堂吃饭,剩饭也没啥用,就成泔

保洁大姐

◎万州

水了,现在泔水猪也不准喂了。”话出口后,我才感到不妥。

我终于看见吴大姐有天中午排在同事们的队列里来食堂吃饭了。她后面的女同事正好打电话说下午要去开会,她赶忙退到那同事身后说:“你要开会,到我前面来。”女同事连声说不用。

吴大姐的举止行为,让我感到她还没真正融入我们这个单位中来。有一个领导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,委婉地向大家表示要善待吴大姐。

于是,单位工会组织的一些活动,特地请吴大姐参加。吴大姐也迎来了她到我们单位后的第一次高光时刻。那是工会组织的一次公路跑步赛,吴大姐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。我看见有着一双大长腿的吴大姐一直猛跑在前,这次她终于不表现自己的谦卑了。单位领导给吴大姐颁发了奖品,我看见了吴大姐灿烂的笑脸。事后,我去向吴大姐表示祝贺。吴大姐说:“这算啥呀,当年我在老家村子里赶一只野兔,它也没跑过我的,被我逮住了。”

一次春节,在一个简单的团年宴上,领导们来到吴大姐面前敬酒说:“你辛苦了,感谢你。”我看见吴大姐的眼里有泪光浮动。

去年秋日的一天,我应吴大姐的诚恳邀请,第一次去她家,那是一套房龄30多年的老房子,布置很简陋,一个身材肥胖、目光浑浊的男人正拉开上衣在肚皮上注射。吴大姐爽快地说,那是她丈夫,患了糖尿病在注射胰岛素。男人对我说,他还患有尘肺病,是早年去山西挖矿引起的。

晚上,吴大姐夫妻俩留我吃饭。看得出来,自从丈夫因病在家躺平后,是吴大姐在托举着这个家,她对丈夫没有嫌弃,显得还是那么亲昵。这个从乡村来到城市“蚁居”的小家庭还有着自己的荣光,他们的女儿在北京读研后有了一个体面的工作,已经准备结婚成家了。我想,像吴大姐这样的小家,一旦有一股大风吹来,俨如黄土地里刚冒出头的小麦苗,会被大风裹挟来的漫漫风沙淹没全身的。但这个小家里温暖的牵手、不离不弃的相扶,让我恍惚又沉醉。

我平时在单位木讷笨拙,独来独往。像吴大姐早年在乡村一样,我有着自己的一块稻田,这是我灵魂耕耘的地方。我去过吴大姐的乡下老家,早年的稻田已经托付给别人耕种了。吴大姐指着那块稻田说,要是在城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再回来种稻子就是。



大妈有力

◎鞠志杰

我是无意中陷入一群大妈中间的。

那天是星期天,我到广场散步兼在附近吃完早餐,看看时间,相距不远的本市最热闹的超市即将开门,干脆,去那儿把中午的菜买回家。

走到超市门口,发现有二三十个大妈在排队,看来是有活动。反正人也不算多,我默默地排在最后面。不一会儿,保安来开门,门刚打开,大妈们便撒脚如飞往里跑去,那速度、那姿态真是令人揪心。下了手扶电梯,拎上超市门口的购物筐又往里跑,直奔蔬菜区而去。等我进了超市才发现,已进来很多顾客,基本上是大爷和大妈。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

我去蔬菜区买菜,十多个大

妈已抢成一团。一问,才知道超市每天早上都会准备一些隔夜的特价菜,不称重,一袋一块钱,每人限三袋。原来如此。我看了看那些菜,有茄子、青椒、生姜、菜花等,品相还可以,难怪大妈们抢得凶。转眼之间,大妈们便抢光了那些特价菜,一个个心满意足地去结账。

我也选好了菜去结账,却发现又有一些大妈什么商品都没有在那儿干排队。我问其中一个,才知道这是某银行卡App专用结账通道,今天搞活动,9点开始,满20元减10元。我手机中正好装有这款App,便留下来排队而没有到别的通道去结账。那个大妈朝我晃了晃她手中的一张卡片,上面写着数字“4”,她得意地说:“你没排上号够呛,这个每天名额有限,一个通道5个名额,你是第6名,看看运气吧!”

我问她号是哪来的?她说早上排来的,是银行工作人员发来的。她还说,活动是昨天开始的,昨天没发号,结果排队时打起来了……

马上9点,大妈们的后援都跑了过来,送来了商品。好家伙,一人排队、一人去挑选,分工明确。开始结账,大妈们纷纷掏出手机等待扫码,我对前面的那个大妈说:“玩得挺溜啊!”大妈得意地说:“这东西,简单,丫头只教了一遍我就会了。”轮到她了,嗨,她得意地把手机在我眼前晃了一晃——省了十元钱。她还不着急走,看我结账。嗨,扫码完成,但是啥也没省到,优惠名额已用完。大妈笑得更开心了,指着我说:“你明天早上早点来,就5个名额,记住,就5个。”然后美滋滋地走了。

我才不排呢!我有自知之明,哪里挤得过大妈们!